

人生讲义

没有走不通的路

◆ 周振国

艾子带着俩弟子执和通外出郊游，途中口渴，便派弟子执去讨水喝。执来到一处村舍，见一老者在门口看书，便上前行礼讨要。老者指着书中的“真”字说：“认得这个字，给你水喝。”执认着“真”字。老者生气，不给。执空手而返。艾子又派通前往。通读“直”“八”二字，得水而归。艾子说：“通聪明啊！如果还像执那样认‘真’，一勺水我也喝不上！”这是明代陆灼《艾子后语》中的一则故事。

故事虽属戏说，但其中不乏深刻的哲理，世上的事不能过于执着和认真，有时还要懂得应变和圆通。譬如“真”字，认成一个字“真”当然没错，一般情况下可能都这么认；但在特殊情况下或根据需要，把它认作“直”和“八”两个字，抑或折成“十”和“具”甚而“十”“且”“八”三个字，恐怕也都说得通，都没有毛病。

《周易·系辞下》里有句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事物发展到极限或面临绝境的时候，就要设法求变，变方能赢得转机，使事物的发展得以通达并进而长久，这也是成语“穷则思变”的最早出处。道理世人都懂，并且常挂在嘴边，譬如俗话说，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山不转水转，东方不亮西方亮，到什么地方上唱什么歌，退一步海阔天空，条条大道通罗马，等等。

俗语“没有卖不出去的豆子”。源于希伯来人卖豆子的故事。说有个卖豆子的希伯来小商贩，豆子卖不出去，就成豆芽卖，豆芽卖不出去了，就成豆腐卖，豆腐卖不出去了，就栽成盆景卖，盆景卖不出去了，就把豆苗移植到土地里，让它继续生长，进而开花结果，收获更多的新豆子。这恰恰印证了希伯来人的名言：“思维致胜。”我们也常说思路决定出路。在1915年的国际巴拿马商品博览会上，中国送展的茅台酒起先一直无人问津。正当大家着急郁闷的时候，有位参展人员灵机一动，搬酒时故意装作不小心把酒洒在地上，顿时一股浓郁的酒香弥漫了整个大厅。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茅台酒在这次博览会上被评为世界名酒，从此声名远扬。

遇到问题多想，还是一根筋，是多自问，还是迷之自信；是用脑子，还是使性子，其结果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即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硬道理，别都是次要的，或者说都是可以拿来商量的；再就是思维或思路问题，遇到问题不能僵愣的，还要学会拐弯、绕道，学会考虑后果，不能总是习惯于直线思维，还要学会曲线思维；不能执拗于顺着问题想，还要学会反过来看，或反思、反证，不能总是习惯于正向思维，还要学会逆向思维；不能满足于做现有归纳总结，还要不拘一格、求新立异，不能总是习惯于聚合思维，还要学会发散思维；不能自囿于一个人想破脑袋，还要学会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两个脑袋总比一个强。”这是世界著名数学家爱尔德什的一句名言。

畅销书《思维破局》中说：“只有没想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爱因斯坦也讲过：“一个人最高的本领就是适应客观条件的能力。”说到底，适者生存。所以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拐弯的艺术，这就如不息的川流，九曲十八弯。

当然，还回到故事中，如果那个叫通的认“真”为“假”，或毫无底线地胡乱地“通”，那恐怕就要另当别论了。

人在旅途

皖北的风情画卷

◆ 张福周

秋高气爽，秋意渐凉，女儿提议自驾去皖北游玩。汽车沿高速公路向皖北驶去，一踏上皖北的土地，仿佛翻开了一本厚重而又多彩的史书。

亳州花戏楼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恰逢国庆假期，花戏楼周围人山人海商贩云集。花戏楼的三绝分别是铁旗杆、砖雕和木雕。它的正门两侧矗立着两根铁旗杆，每根重达12000斤，高达16米，直插云霄。铁旗杆上盘踞着一条龙，形象生动，仿佛要一飞冲天。这两根旗杆上还悬挂着24只玲珑的铁铃铛，每当清风吹过，铃铛便会发出悦耳的叮咚声，成为花戏楼的一大特色。二绝是精美的砖雕。花戏楼是一座三层建筑，上面镶嵌着内容丰富的立体水磨砖雕，这些砖雕人物栩栩如生、玲珑剔透，展现了古代匠人高超的雕刻艺术。第三绝是花戏楼的木雕，共有18处三国戏文，人物数百神态各异，展示了中国传统木雕艺术的魅力。

花戏楼除了“三绝”展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湛工艺，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彩绘，至今还有一幅彩绘色彩鲜艳，让游人惊叹。阳光洒在戏楼上，斑驳陆离，似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盛景。曾经，这里锣鼓喧天，戏子们水袖轻舞，唱腔婉转悠扬，台下看客如痴如醉。如今，虽时光流转，但那雕梁画栋间的韵味依旧，让人不禁遐想曾经的热闹非凡。

走进亳州曹操地下运兵道，如同踏入一条神秘的时光隧道。步入其中，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墙壁上似乎有盏盏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游客脚步的回声在地道里回荡，身旁仿佛能听到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这里是智慧与谋略的结晶，曹操曾在此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每一块砖石都见证过金戈铁马的岁月。

淮北的相山公园，青山绿水相依偎。山峦起伏，像是大地的诗篇。漫步在山间小径，树木郁郁葱葱，鸟儿在枝头欢唱。就连微风拂过脸颊，也带着花草的芬芳。我们站在山顶的亭子中极目远眺，城市的轮廓尽收眼底，只见高楼林立一派繁华，尽显淮北这座新兴城市欣欣向荣的景象。

南湖公园是淮北国家矿山公园的一部分，我们驱车来到这里，只见水波荡漾，湖水清澈，游船艘艘川流不息，谁能相信它曾是当年的煤矿塌陷区呢。湖岸边绿树成荫，远处山峦起伏，长桥卧波。湖边专门修有游人步道，游客们三三两两怡然自得，享受着这颇有杭州西湖景色的美景。

宿州的皇藏峪古老而神秘。山林间树木参天，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传说中，刘邦曾在此避难，为这片山林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皇藏峪”由此得名。山中的清泉潺潺流淌，似在弹奏着一曲空灵乐章。三角洲公园就在我们住的宾馆附近，汴河穿园而过，树木葱郁，植被茂盛，道路平坦，是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淮北的小吃，更是舌尖上的盛宴。亳州的牛肉馍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多汁的牛肉馅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淮北的馍，细软的面条配上香浓的汤汁，一口下去，满是温暖与鲜香。符离烧鸡，全国闻名，我岂能空手而归。进店买了一只，装入礼品盒，另一只拿上餐桌品尝。我让饭店老板把炉里加热，老板笑道：“您是外地人吧，符离鸡当地人只凉着吃，加热后味道有变。”外孙女，外孙吃得津津有味，连连称赞。

几天的假期一晃而过。回望皖北这片土地，它的每一处景色、每一种美食，都编织成了皖北独特的风情画卷，美得让人沉醉、让人眷恋。

人与自然

从寒露到霜降

◆ 范格勛

第一层霜才露出一点点白尖子就被生产队长杨大哥看见了。

正是秋忙时节。小要种，棉花要摘，大豆小绿豆玉米要收，更紧要的是作为主粮的200多亩红薯要在霜降前刨出来分下去还要藏到地窖里。

于是，杨大哥又从霜尖里看见了十几个放了秋收假就等着召唤的学生娃。

其实，那些年月里，多出麦收假秋收假两个假期的农村学生娃，对参与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事之战不仅习以为常，而且充满期待——人是要吃食儿的呀，饥饿一直埋伏在日子里，与父老一起从黄土地里接回自己的粮食还不至于饿死吗？

就这样，从寒露到霜降的半个月里，我和本生产队小学四年级以上大大小小的和学生娃们一起又开始了保留节目——割红薯秧。

在各种农作物中，红薯算是让农民相对少掏许多力气的体贴庄稼了。除了育苗栽种时的小心翼翼，生长期的几回除草翻秧，挖刨前的割掉秧蔓，乡亲们可以任它们在地窖中肆意延展秧蔓尽情长到胖圆。红薯产量高，又可以储存几个月，还可以晒成红薯干磨成面，在细粮交了公粮就所剩无几的嗷嗷无告岁月里，它以其不择土地厚薄的宽宏，不让老少贫富的慷慨，不避粉身碎骨的赤诚，救活了多少蟠腹龟肠的乡亲。

刨红薯前要先割掉那些披头散发的秧子。割红薯秧用的是镰刀。参加过麦收的伙伴们，在这些无刺无芒的红薯秧前都有

点大大咧咧。每人一腕，齐排割过去，直到腰酸疼得直不起来，才又想起这活计的吃重。覆在地上互相纠缠的红薯秧，会让人在一次次地弯腰弓背中体会农活不掺一点假的踏实与步步都有汗的咸涩。

有人嘟囔一句，“哪口吃食儿不是汗水泡出来的？”口气像是自豪又像是自劝。一听就知道这是王小姝他父亲王老三的口头禅。

又有人接上，“哪个身板不带腰子？”哈，是调皮鬼李二娃。

五月麦收时，才上初一的他一下子瘫倒在麦茬地上喊腰疼，生产队长杨大哥扭过头来陪他一口，说小小时纪哪有腰啊？李二娃一听，爬起来将镰刀把插到裤带上，一扭一晃地在队长前后喊，“我的镰刀呢我的镰刀呢？”众人闻声看过去，有嘴松的吆喝道，“啥性质啊，镰刀不是在你腰里吗？”李二娃就等这句话，翘起着胯骨站在队长杨大哥面前追问，“这不是腰？”杨大哥嘿嘿一笑，说：“傻瓜，腰不是腰子腰子不是腰啊，大了你就懂啦。”

懂不懂不要紧。腰疼肯定是真的。于是临时学生队长高中生贵哥便喊大家歇工一会儿。这是最快活的时间了。女生们眼睛尖，她们三三两两地散开，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又酸又甜的叫“马包蛋”野果；男生则更热衷于捕捉那些一肚子黄灿灿肥籽的蚂蚱，几把干草点上，一会儿馋人的香味就飘起来。有那么几次，有人用镰刀把指着崩开垄土露出一大截的红薯，嚷嚷着要

扒几个红薯烧了吃。话音未落，香甜的烧红薯味就仿佛一下子钻进了大家的口舌之间。这时候，临时队长贵哥的一句话立刻刹住了几乎刮起来的腐败风。呵呵，其实，贵哥只淡淡地撂下一句：

“我看谁敢！偷吃公家东西，好进不好出呀。”

那一刻，几十个少男少女散落在秋风漫卷的红薯地里，一脸凝重。

是的，是霜落在红薯叶上之后的那种冷峻和寒禁，以至于几十年后我写下这些文字之际还能感同身受。清贫的生活拮据的日子，早已让我们这些学生娃懂得了衣食的艰辛和人生的苦楚，更知道每一粒粮食不仅来之不易，而且属于一起劳作的所有人。谁多拿一块多吃一口，就意味着别人要少一份欠一口。没有多少长辈絮絮叨叨地给后生们讲过集体呀公物呀舍己呀这些大词和与此相关的各种道理，我们是从父母们日常里的克己自守和长辈们对稼穡成果的敬畏中，明白了每个人该得的和不该有的之间，有一个不能逾越的边界。

与红薯纠缠的十几天其实很快。在我们割完最后一块地的秧子时，挑着一担绿豆汤的队长杨大哥来了，算是给我们的慰劳品。大家一边大呼小叫地轮换用铁皮勺勺喝着醇香的豆汤，一边不忘拿白眼翻向队长的脑袋。几个女生忍不住，终于笑得蹲了下去。队长腾出捏着旱烟袋的右手，在自己又光又亮的脑袋上摸了几把，也嘿嘿地笑起来——成片裸露出本色的红薯

地太像队长杨大哥刚理过发的脑袋啦。

霜终于降下来了。哦，不，霜是从地上长出来的。

每天早上，走出家门后都可以看到无所不在的霜，田埂的野草，砍倒的玉米秆，新翻出的土块，甚至靠在柴垛边的铁锹，都有一层像白糖又像盐粒的物什。那当然是霜，催着人穿夹衣的霜，走在雪之前的霜，提醒人们青黄不接更难捱过的隆冬来临的霜。霜也会挂在树叶上，几天工夫，椿树、柿树、黄桷都会在寒霜的催逼下一脸彤红，好像因自己占了一片土地让乡亲们少种了几棵庄稼而羞愧不已似的。说实话，那时候，我们对于这些红于二月份的霜叶从没有细端详过。即使偶尔钻进林中，仰望它们，也只是对悬挂在树枝上的虫茧感兴趣，那玩意用火一烧，比蚕蛹还好吃呢，尤其在霜打后。

霜当然还在应时而来着。作为大自然的物象一种，它们虽然有着赖以形成的某种因缘际会，却以其倾覆的广大和天然的物理，未曾错过每个从大地上走过的行者。不再在意衣时更不注意这些似有似无的霜往霜来，这是进入都市栖居者的常态。偶尔，有些敏感的人聊发流逝之慨，将霜字载入辞章，也不过寄兴于物情而已。真正一遍遍踩着霜迹，从寒露走到霜降的人，他们目遇鸿飞霜降，肌肤卧雪眠霜，乃至雪霰霏霏，却并不太以霜露为意。

毕竟，物质那层霜，再厚，又能有多大的重量呢？

知味

又见柿子红彤彤

◆ 赵云洲

霜降时节，是柿子成熟的季节。深秋的一天下午，我回到心驰神往的老家。老家的沟、老家的岭、老家的古寨、老家的河流、老家的田地边，开满了沁人心脾、遍地芳香的野菊花。远远望去，古寨上的那棵历经千年、苍劲如虬的柿子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挂满了像灯笼一样红彤彤、圆溜溜的果实。

我独自来到柿子树底下，光秃秃的树干和树枝上仅剩寥寥无几的叶子，唯有诱人的红彤彤的柿子，让我垂涎三尺。

秋风拂面，果味飘香。尘封中记忆的闸门被瞬间打开，儿时的画面便如潮水般涌现。小时候，我家住的窑洞上方有一棵三人合抱、树冠足有半个网球场那么大的老柿树。春天，树上长出了一粒粒、一簇簇竞相开放的小黄花。树上的黄花和农田里绿油油的麦苗，在温暖柔和的春光里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过不了多久，经过春风春雨的滋润，小黄花萌发成嫩嫩的果实，隐藏在带有叶柄、表面光滑、卵状披针形的叶片间，圆嘟嘟的个个都像戴着一顶顶人喜欢的小花帽。等到小麦由绿变黄的时候，金黄色的小花帽落在麦芒或麦秆上，我们将小花帽称为柿花儿。俏皮的姑娘将一个小小柿花儿用小麦秸秆串起来戴在脖子上，像项链似的，逗得男童伴儿禁不住多看上几眼。勤劳的爷爷奶奶把柿花儿捡起来，回家焙成柿花儿饼，好吃极了。

每到夏天，我们在树底下乘凉、捉迷藏、讲故事、唱歌，有时候还摆骰儿、打扑克牌、看连环画等。等到微风一吹，偶尔会落下一个小小的柿子，砸在我们的小脑袋上，我们都会好奇地仰头望着树冠，寻找那一颗颗如翡翠般、藏在硕大树叶后边的尚未成熟的果实。

每天放学走到柿树旁边，我们都会无意地向上瞧一瞧，看一看，看看是否有一颗红柿子。

民间有一谚语：“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果然，到了农历八月，满树的柿子由青变黄由黄变红。这时候，爱偷吃嘴的小伙伴慢慢爬到树上，摘下一颗泛红的果实吃，



荐书架

《裂缝》：以硬核科幻故事预警未来

◆ 向心愿

最新科幻小说《裂缝》是继《火星孤儿》《井中之城》后，刘洋的又一部长篇科幻作品。此前，《火星孤儿》《井中之城》分别获得第十届华语科幻星云奖——长篇小说银奖、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长篇小说金奖，因此，刘洋也成为国内最受关注、创作较为稳健的青年作家之一。《裂缝》延续了刘洋一以贯之的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的风格，在小说语言和叙事结构上大胆尝试，展现了全新的长篇风貌。

《裂缝》的开篇从一次离奇的爆炸写起，爆炸后闪电留下的裂缝状痕迹久久才从天空中消散，爆炸产生的深坑周围遍布着体积巨大、质量超轻的岩石碎块……这一切不同寻常的超自然现象都引起了张霖的好奇。为了追寻真相，张霖的人生轨迹自此改变，更多离奇的事情接连发生……刘洋擅长将科幻元素融入日常生活中，往往在诸多平凡普通的细节里

《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是一个很奇特的文本。它的写作形式，它的结构，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和对世界的呈现方式，都非常有个性，非常细腻，超出了我对这类行走文学的认知和既有阅读经验。也让我对作家墨白有了新的认识。他总能给我们带来出其不意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很有趣，很深邃，很耐读。

这些年我也去过不少地方，每年寒暑假，也会带孩子去尽可能遥远的地方。看了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就是和墨白对一个地方的沉潜观察、深度的进入比起来，我们很多多人的旅行都是浮皮潦草、走马观花、不值一提。我们很多人的旅行都是流于到此一游，吃喝玩乐，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俗话说的打卡。浮在表面，没有自我生命的投入和情感融入。

看墨白写的通过关于青藏高原的一切，他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他结识的人，甚至包括他看到并用镜头捕捉的一朵云、一匹马、一棵树，每一种植物、动物，每一幢房屋，每一阵风，都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他内心和情感世界的一部分，是他生命中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这不是一部游记。它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和营养，是告诉我们抵达远方的方式、扩大自己生命的方式、沉顿自己内心

书人书话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远方

◆ 碎碎

的方式、和世界深度连接的方式。这一点特别打动我。

书的第一部分，非常奇特的写作，非常奇特地解锁这个地域和这种异质文化的方式。墨白通过一个一百多年前的旅行，来到云南的奥地利探险家洛克，以及墨白理解小说的方式，讲述小说创作的方式，去解读读那里的山川、河流、历史、文化和人。这种写作非常有趣，也是小说家，一个时刻在场的小说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他的观察，他对人和事物的理解，都充满小说家的意味。饱含一个作家对世界的深切的爱，对人和事物的深度的理解。

毫无疑问，一个人活的深度和高度，决定了他所能看到的東西，看到的人间万物的深度和高度。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能看到怎样的世界。很多我们麻木、忽略、不在意的地方，可能恰恰是小说家会捕捉和

停留的地方。小说家的行走和他所观察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充满文学的意味、形式的意味、人文的意味。

第三部分《音乐唤醒的旅程》，是墨白在行走途中与河南大学一个研究生的通信。信很长，也像是写给自己的日记。是把收信人刘一帆作为他对世界诉说对象，是他所思所想和一路行程的直接展示。这些信里有他对写作、音乐、行走的思考，也因为他在不同地方、场景的变换、行走，挟带着那些地域的空气的湿度、土地和植物的气息。给人感觉是湿漉漉的充满水汽和深度思索的行程。他一方面深深地走进生活，打捞的每一点一滴都是富有意味的生活；一方面又时时地跳出生活来观察生活，有一种抽离的能力。它们又是一体的，非常有趣。感觉看这些信，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成为墨白最亲密的朋友，走近他的内心深处。